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甘肃地理考》述略*

吕冠南

提 要: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代抄本《甘肃地理考》在国内未见保存与流传,乃是孤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通过该书所附英文信息,可知其先后由 Luzre 公司、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一如书名所示,该书专门就清代甘肃行省的地理情况进行研究考察,详细追溯甘肃行省的历史建置、山川原隰的相关情况、通甘之道的具体内容,层次分明,文笔雅驯。《甘肃地理考》也是目前可见的唯一一部专门以甘肃地理情况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作者借助实地考察,对甘肃地理作全新且可靠的记录,部分内容可以纠正前人之疏失,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是值得重视的区域地理学专著。

关键词:《甘肃地理考》 英国国家图书馆 甘肃行省 文献价值

《元史·百官·行中书省》“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条云:“(至元)二十三年,徙置中兴省于甘州,立甘肃行省。”^①此乃甘肃设省之始。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代甘肃行省“为路七、州二,属州五”^②。此后甘肃省之置废有所变化,《清史稿·地理志》对此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明置陕西等处左、右承宣布政使司,并治西安。康熙二年,析临洮、巩昌、平凉、庆阳四府置甘肃省。”^③据此说,则甘肃之复设为省在康熙二年(1663),但甘肃行省的建置过程较为复杂,至其基本完成,已至康熙八年十二月。^④其后,甘肃行省便作为独立行省存在,与其明代隶属于陕西布政司有所不同。这一变化,也迅速影响到方志著作的编纂中。《四库全书总目》卷68《甘肃通志》提要云:

国朝巡抚甘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许容等监修。甘肃所领八府三州,明代皆隶于陕西布政司。至本朝康熙二年,始以陕西右布政司分驻巩昌,辖临洮等府。后又改为甘肃布政司,增置甘、凉诸郡,设巡抚以莅之,于是甘肃遂别为一省。雍正七年,各直省奉敕纂修《通志》,抚臣许容以甘肃与陕西昔合今分,宜创立新稿。而旧闻阙略,案牍无存,其卫所新改之州县,向无志乘,尤难稽考。因详悉搜采,择其可据者,依条缀集,分为三十六类。乾隆元年,刊刻竣工,文华殿大学士仍管川陕总督查郎阿等具表上之。其书虽据旧时《全陕志》为蓝本,而考核订正,增加者十几六七,与旧志颇有不同。其制度之系于两省者,如总督学政题

* 本文为2017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大英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的整理与文献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7JZDW04)成果之一。

① 宋濂等:《元史》卷91《百官志》,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2307页。此节记载亦被魏源采纳,见魏源:《元史新编》卷86《百官志》,岳麓书社,2004年,第2291页。

② 宋濂等:《元史》卷60《地理志》,第1449页。

③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63《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2091页。

④ 关于清代甘肃行省的建置,参见杨军民:《清代甘肃行省建置形成过程略考》,《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名,及前代之藩臬、粮驿各道俱驻西安,兼治全陕,不能强分。则亦多与《陕志》互见焉。^①

“甘肃与陕西昔合今分,宜创立新稿”一语,颇能说明当日学者在甘肃新立行省的局面下,欲新撰通志的热忱。《甘肃通志》凡50卷,是清代官修甘肃志书的代表作,也是后世研究甘肃史地的重要参考资料。但众所周知,通志类著作要兼顾该区域各方面内容,往往无法就某一特定门类作出深入的介绍与考察。以甘肃行省的地理情况为例,《甘肃通志》仅有两卷内容加以介绍(见该书卷4、卷5),颇为简略。在这种情境下,《甘肃通志》的参考价值显然无法同专门记录甘肃地理情况的著作相埒。通过检索国内图书目录,也未发现有专门记录甘肃地理的专著。幸运的是,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清抄本《甘肃地理考》一部,此书乃天壤间之孤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兹加以考述,以供学界参考。

一 《甘肃地理考》基本信息

《甘肃地理考》一册,12叶,半叶9行,行24字。清宋之章撰。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15有宋之章小传云:“宋之章,字少谷,其先云南昆明人。父来宾,字寅谷,以道光庚戌进士官甘肃玉门知县,权阶州直隶州知州,有胆识,多惠政。初因避乱寓咸宁,遂家焉。之章性孝友,能文工书,究心经世之学,所至以休养为政,兴学校,筹岩抚,安民察奸,以廉能著。年五十有六卒于任。”^②宣统《固原州志》卷3《官师志》记宋之章“光绪二十八年署任,旋以疾卒于官”^③,“旋以疾卒于官”说明宋氏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任固原不久后即去世。然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二日,尚记有“固原州事宋之章自城来迓”^④之事,可知宋氏于该年十月尚在世,故其可能卒于光绪二十八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再结合《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年五十有六卒于任”的记载,可推断宋之章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或二十八年。从目前可见的资料来看,宋之章长期在甘肃行省为官,尝任徽县知县^⑤,甘肃狄道州知州^⑥,光绪四年任镇原县令^⑦,光绪二十五年任古浪县令^⑧,光绪二十八年任固原州事。^⑨这一仕宦经历,为宋之章撰写《甘肃地理考》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正如他在书末所说,“章游甘有年,博求广采,证以涉历”。

《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11《经籍考》载有“宋之章《甘肃輿地考》”^⑩,此当即《甘肃地理考》之别称。除此之外,尚未见有文献著录该书。该书扉页有“属吏宋之章谨呈”7字(见图1),可推知该书似为宋氏受命而作,其目的在于为上级官员了解甘肃之地理状况提供参考。关于这一动机,该书卷首“其山藪川寢著于篇,幅员辽阔,疆逼戎翟,历代以为重镇。则甘肃州郡之因革,山川原隰之形势,边关道路之扼要,宜详考焉”之语,已经作了足够的提示。需要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上册,第608页。

② 翁怪修,宋联奎纂: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15,民国25年(1936)铅印本,第6页。

③ 王学伊:宣统《固原州志》卷3,宣统元年(1909)官报书局排印本,第6页。

④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卷10,民国22年上海蟬隐庐石印本,第72页。

⑤ 参见董杏林,赵鍾灵:民国《徽县新志》卷4《官师志》,民国13年石印本,第15页。

⑥ 参见翁怪修,宋联奎纂: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3《选举表》,第11b页。

⑦ 参见钱史彤,邹介民:《重修镇原县志》卷10,(兰州)俊华印书馆,1935年,第28页。

⑧ 参见李培清,唐海云:民国《古浪县志》卷8,民国28年河西印刷局铅印本,第5页。

⑨ 参见王学伊:宣统《固原州志》卷3,第6页。固原今属宁夏,但在清代则属甘肃行省。

⑩ 翁怪修,宋联奎纂: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11《经籍考》,第5页。

指出的是,英藏本《甘肃地理考》在写定之后,还经过另一位学者的校改,最明显的证据出现在第7页b面,宋之章原文写道:“又曰:‘度其原隰。’”旁有小字批语云:“按:《诗》系‘度其隰原’,今作‘原隰’,似倒置。”(见图2)“度其隰原”乃《诗经·大雅·公刘》之文,宋之章误引为“度其原隰”,因此被作批语的这位学者发现,遂于正文旁予以揭出。这一细节表明,《甘肃地理考》在写定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部分人的重视。不过可惜的是,由于该书藏于英国,知者甚少,故目前尚未见学界有提及该书的论著,这显然不利于该书学术价值的发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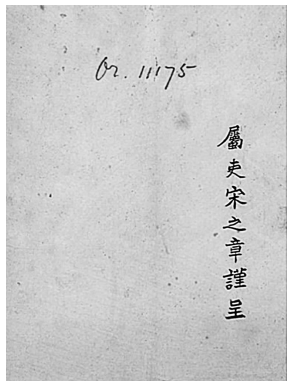


图1 《甘肃地理考》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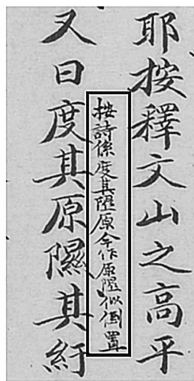


图2 《甘肃地理考》第7页b

关于此书如何流入英国,结合该本所附各类英文信息,可略加考证。该书尾页写有“Bought of Luzre & Co. 22 Nov. 1930”字样(见图3),可知该书最初由Luzre公司购买于1930年11月22日。此后该书转而入藏于大英博物馆,因为此书目前已被附以精美的黑牛皮封面,书脊镌以烫金英文:BRIT. MUS. GEOGRAPHY OF KAN-SU & ESSAYS. CHINESE。(见图4)“BRIT. MUS.”即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缩写;此外,正文多处钤有British Museum的朱文圆章(见图5),亦为该书原系大英博物馆旧藏之证据。1973年,英国国家图书馆成立,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等单位皆并入其中,故大英博物馆之藏品得以入藏英国国家图书馆,《甘肃地理考》遂成为后者之珍藏孤本。由此可知,《甘肃地理考》入英之后,曾三易其主,先后为Luzre公司、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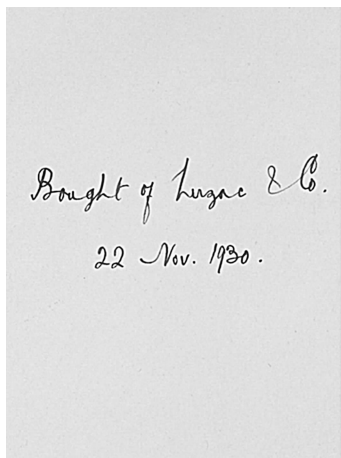


图3 《甘肃地理考》尾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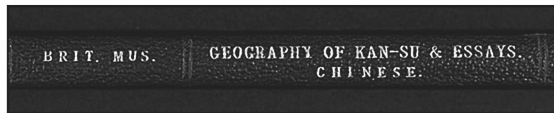


图4 《甘肃地理考》烫金书脊



图5 《甘肃地理考》所钐大英博物馆章

除上引书脊有提示该书内容的英文外，在扉页背面，还另附有一张机打纸条，其内容为：“*Kan su ti li k'ao. Notes on the geography of the province of Kansu. 1 pên.*”（见图6）由此可知，英国学者将该书定义为“一本”（1 pên）“对甘肃省地理情况进行注释”的著作。但事实上，《甘肃地理考》的内容相当丰富，仅将其视为注释地理之作，似有简化之嫌。在下一节中，笔者将就此书主要内容详加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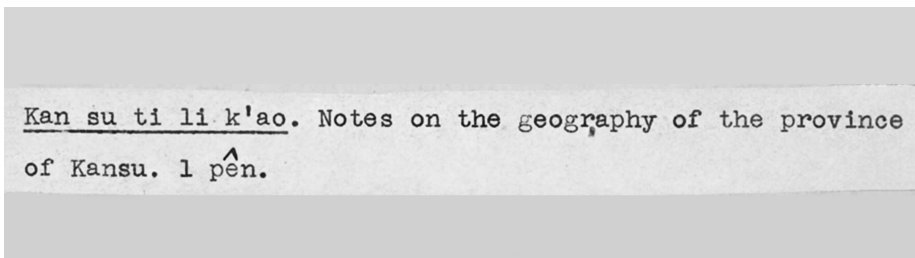


图6 《甘肃地理考》扉页背面所附纸条

二 《甘肃地理考》主要内容

《甘肃地理考》，顾名思义，是对与甘肃行省相关的地理情况的考察。全文凡4326字，先后介绍甘肃行省以下五方面内容：（1）历史建置，（2）山脉，（3）水源，（4）原隰，（5）通道，为了解清代甘肃行省的地理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追溯甘肃历史建置方面，作者遵循一般地志著作的常例，以《尚书·禹贡》之分区开始，指出甘肃原属雍州、梁州之地，其后版图不断发生变化，遂有详考之必要。在此后的文字中，宋之章依次介绍甘肃自上古三代直至清代的变更细节，且往往在古地名之后附以“今某地”的解释文字，如“殷周之际，有国曰密须，曰阮，曰共（今平凉泾州地），曰义渠（今庆阳地），又昆夷（今巩昌地）”，为读者理解古地名提供了诸多便利。宋之章特别重视甘肃地区的胡化现象，多次指出历史上活动于甘肃地区的少数民族，如“逮周之衰，为獫狁、西戎所据”“三国多没入氏羌，六朝并于苻秦，继为五凉、大夏、仇池、党项、烧当所据。逮唐中叶，没入吐蕃。五代、宋时，为西夏所并”，对于少数民族出没甘肃的现象可谓致意再三。

在介绍甘肃山脉方面，宋之章以“山之大干有三”为纲，连带叙述与之相关的小型山脉。所谓“山之大干有三”，即“曰祁连，曰贺兰，曰西倾，其脉皆发葱岭”，随后依次叙述祁连山、贺兰山、西倾山之分支山脉及所涉州郡县镇。其介绍祁连山的文字，就很具有典型性：“祁连自安西州猩猩峡分东南行，延袤六百里，经敦煌，为三危。又东八百里，经肃州，为昆仑。又数百里，经甘、凉二州，为祁连，为雪山。肃州、甘州、祁连之南，分支而东南行者，约千余里，为

青海之昆仑、日月。分支绕青海之南行，为雪山，即大积石也。”以祁连山为发端，依次介绍猩猩峡、敦煌、三危等地，给人以空间连续之感。在介绍完三大山脉及其分支山脉之后，宋之章还进一步就以上三大山脉的余支作出介绍，如“绕秦川、西和、礼县之西北诸山，皆西倾之余支；绕固原、海城、平远之东西诸山，皆贺兰山并靖远雪山之余支”。很显然，宋氏对甘肃山脉的介绍遵循着主脉一分脉一余脉的记叙理路，颇有因枝振叶之趣。

在介绍甘肃水源方面，宋之章仍以“举一纲而万目张”的手法展开。他开宗明义，直接指出：“水之大有五：曰河、曰渭、曰泾，所谓三川也；曰岷、曰西汉，所谓二江也。”随后则分别介绍黄河、渭河、泾河、岷江、西汉江的发源情况、流域范围、支流情况等。除了对三川二江加以介绍以外，宋氏还附带介绍了其他河流，如洮河、湟水、庄浪河、响水、洮水等，极大丰富了对甘肃水源情况的记录。很明显，宋氏对甘肃水源的记录方式，与其记录甘肃山脉互有异同：同在皆从大山大川记起，异在宋氏记录水源时，不仅能就其荦荦大者详加介绍，还能兼顾中小型河流。

在介绍甘肃原隰方面，该书先指出其总体特点为“甘肃据天下之上游，山郁水蟠，重险叠阻，夙号奥区”。随后则依次就甘肃地区的原与隰作出介绍，前者如董志原、泾河北原、泾州南原等，后者如太阳湫，这些记载原原本本地呈现了上述原隰的地理方位与延展范围，具有切实的参考价值。

山脉、水源及原隰是构成甘肃地理的主体因素，因此在介绍上述三方面之后，宋之章以总结性的笔触归纳以上主要内容，随后转入对“通甘之道”——亦即对甘肃周边通道的介绍。在这段介绍中，宋之章特别重视在历史回顾中，揭出决定战争成败的“扼要”之地，展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以下这段文字颇具代表性：“今河州境至辽东万里，今兰州、中卫、灵州接陕西定边，均有遗址。此秦并天下以后，所筑之长城也，则秦以长城为扼要。汉武帝开边，有河西之地，复缮边墙，设玉门、阳关，其后随代亦修边墙，今甘、凉、肃有遗址，二迹并存者是也。唐代有吐蕃之患，泾原、灵武为重镇，以萧关、临洮为扼要。迄至宋有西夏之患，以巩昌为重镇，环庆为扼要。明患番蒙，以固原为防蒙古之扼要，临洮、河州、平番为防生番之扼要。”^①在这里，宋之章上起秦汉，下迄宋明，历数各朝各代守边战争的钤键所在，在考释地理的同时，还表现了对军政大计的关注。上文曾推断该书乃宋之章送呈上级观览、以期了解甘肃概况之作，在此可以得到进一步印证。

以上便是《甘肃地理考》的主要内容。宋之章在该书首节即阐明其研究重点在于“甘肃州郡之因革，山川原隰之形势，边关道路之扼要”，亦即历史沿革、地理概况、交通情况3个板块。笔者上文之所以析为5个方面，是因为将地理概况板块分为山脉、水源、原隰三部分，借以更加详细地介绍该书的具体内容。这三大板块也反映出宋之章对于甘肃地理情况的宏观把握，因为历史沿革板块属于历时态的考察，而地理概况和交通情况板块则属于共时态的考察。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就共时态的考察而言，宋之章还做了进一步的区分：地理概况板块是对甘肃内部情况的考察，而交通情况板块则是对甘肃与外界联系情况的考察。这样一来，《甘肃地理考》便既兼顾了历时与共时、内在与外在的要素，为甘肃行省的地理提供了既沟通古今，又贯穿四方的历史记录，这无疑是宝贵的文献资料。

三 《甘肃地理考》文献价值

作为目前仅存之孤本，《甘肃地理考》本身即具有独一无二的版本价值。但其文献价值却不仅限于此，从该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它的文献价值至少还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这是目前可见的唯一一部专门研究甘肃地理情况的著作。自清置甘肃行省以来，其下

^① 宋之章：《甘肃地理考》，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第10页。

辖各府各县几乎皆有修撰志书之举,这些志书旨在对各府县的各方面相关情况都作出宏观介绍,无法专对地理情况予以特别关注,且即便在地理板块介绍得较为详尽,呈现的也仅是一府一县的地理情况,无法涵盖整个甘肃行省的整体情况。在这样一种现实面前,《甘肃地理考》的文献价值便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因为该书不仅是专就地理情况进行考察的专著,而且其考察范围还覆盖了整个甘肃行省,无论是专业性还是全面性,都已非普通府县志所能比拟。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甘肃地理考》对于甘肃地理情况的介绍,往往是纲举目张,以标志性的地名为枢纽,旁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山川原隰,给人以连续不断的画面感,呈现甘肃地区的整体地理情况,这与普通府县志将每一处山川原隰视为独立个体加以介绍的传统有所不同。

第二,该书忠实记录了清代甘肃地区的地理生态。任何一个地区的地理状况都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所以一部地理著作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记录该地区在当时的生态状况,无疑会为后人的研究带来莫大的便利。在这方面,《甘肃地理考》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记录。在介绍原隰的部分,宋之章指出,“隰在原腹,广狭交错,横见侧出,有深至数十丈,或至二三百丈者。水源细流湫聚,均出其中。湫以镇原之朝那为最大,俗曰太阳湫,而今已涸,如安化之彭原、平凉之北、宁州之南、之东多有之,但湫盈涸无常,每数年或数十年则涸,沟崖崩颓则盈。”在这一节文字中,我们不仅可以知晓太阳湫在清代已经干涸,还可知晓平凉、宁州等地之湫也处于“盈涸无常”的状态,这为学界研究清代甘肃的原隰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应特别指出的是,宋之章对于甘肃地理状况的记录,并非源自对前代相关文献资料的抄撮,而是出于实地勘测,因此他所记录的资料可靠性和真实度都有所保障。当然,宋氏之所以决定以实地勘测结果作为《甘肃地理考》的数据来源,除了他特有的“游甘有年”的经历,还得益于他对历史地理学的正确认识。即其在本书末段所谓:“夫山藪川寢,宜别支派;郡邑扼要,当审形式。而今昔情殊,变迁靡定,遂使志乘者辨异同,考源流,聚讼纷如。”他能够注意到自然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实时的考察情况为研究依据,从而记录了不少其他著作所难以获得的现象。

第三,该书能够纠正前人的部分错误结论。这也得益于宋之章的实地调研。例如前人往往认为平原一望无垠而“无险可守”,宋氏经过实地观察,推翻了这一成见。他说:“平原一望靡涯,或谓无险可守,非通论也。凡原均有过峡,长不及里,阔仅数丈,亦原之扼要,如宁州之三不同、镇原之小岷、安化之驿马关、泾州之冉店是也。”指出平原亦有“扼要”的现实,并举出了丰富的例证。由于这类结论是建立在目验的基础之上,因此切实可靠。

当然,《甘肃地理考》的文献价值并不局限于以上三方面,若深加研讨,还会有更加细致的发现,例如该书在实地考察地貌的同时,也能够与既往历史相结合,时常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如其介绍原隰一节,特意指出:“长武、邠州为周代发祥之地,庆阳为北豳,有公刘庄、不窋墓、周老王墓。宁州亦称豳,有公刘城。泾阳、太原见于《诗》,民皆窑居,亦‘陶复陶穴’之遗风。”此类资料,显然为本书增添了历史底蕴,具备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

结 语

上文分别就《甘肃地理考》的文献信息、基本内容、文献价值作了考述,从中不难看出该书流传过程之波折、文本内容之淹博、文献价值之丰硕。也展现域外汉籍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的价值,不少海外孤本都可以为当前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对此应予以足够重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国际汉学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周 全